

1、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悅

吳老牧師 (Hans R. Waldvogel)

希伯來書的作者說：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悅。」這話聽來似乎太嚴厲了。「到底神要什麼？為什麼祂不先作一些事，好讓我們能信任祂呢？」這是猶太人所要求於神的。而且當耶穌還在世的時候，也說了一句類似的話。祂說：「除非你們看見神蹟奇事，你們總是不信。」神要我們相信，只因為聖經上是這麼說的，不需要別的理由了。

聖經是要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。祂製作我們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。使徒行傳二十章三十二節說：「我把你們交託神和祂恩惠的道。這道能建立你們，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。」

這個基業是永恆的、無玷污的和永不衰殘的。是耶穌基督為我們所預備的極大、極寶貴的福氣。神要我們憑著信心來承受，不但相信神能作成，而且相信祂已經作成了。祂已經為我們買了這個大基業。已經買好了。不管目前環境如何，只要來接受就好了。我們需要好好地學習：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悅。

神命令我們要大膽地來到施恩寶座前（來四：16），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。除非如此，否則我們就不要希望會從主那裡得著什麼。神說：「這樣的人不要想從那裡得什麼。」（雅一：7）從上下文看來，「這樣的人」大概是指常常禱告卻仍然疑惑的人。第一天相信，第二天又不信。「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麼。」

羅炳森師母的日記中曾提到她帶著疑惑來求神醫治她的病，而神如何拯救她脫離此種光景。這段記載使我得到很大的幫助。那時她看到別人已經得著醫治，而她還沒有。於是她像希西家一樣「如同白鶴鳴叫」著說：「你為什麼還不到我這裡來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」她說：「在極度緊張中，我到處尋求人的幫助。有時充滿了希望，有時又灰心喪志。連續幾天火熱，接著又落在失望、焦慮、甚至冷淡的光景中。」

後來有一位弟兄請她讀摩西的故事，其中提到耶和華指給他看一塊磐石，說：「你站在上面，我要讓我的榮耀從這裡經過。」（出三十三章三十一、三十二節）讀完以後，這位弟兄就問她說：「當神指給摩西看那塊磐石時，妳想他作了些什麼事？」

「他就站在上面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我想他就在那裡等榮耀經過。」

「他還作了什麼事？」

「我想沒有再作別的事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真的。」

「可是如果神沒有馬上從那裡經過呢？」

「摩西只能在那裡等，直到神真的經過。」

「你想摩西會不會變得不耐煩、焦慮，怕神忘了祂的應許？」

不需要別的解釋，羅炳森師母已經明白自己就是處在那樣的光景中。她已經從聖經中明白神上好的旨意是要醫治人，醫治她。她知道藉著耶穌的鞭傷，我們得了醫治。她

明白耶穌代替了她的軟弱，而且耶穌基督實在是我們承受神所有應許的保證。神的應許無論有多少，在基督裡都是是的，也都是阿們的（林後一：20）但是因為她身上的熬煉已經很長久了，所以她就焦急起來。現在她醒悟過來，一定要站在磐石上，不可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跑到馬路上去看看榮耀來了沒有。於是她相信榮耀一定會來，後來果然很奇妙地來到了，是在她丟掉所有的疑惑和憂慮之後。

彼得前書五章七節說：「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。」意思就是我們不但要相信一定會從神那裡得著所需要的，而且要確實地將所有的憂慮交給祂。

我年輕的時候，別人想催我早一點兒全時服事主。就在那種情形下我學了這個寶貴的功課。我裡頭的確有神的呼召，多少有點兒曉得神要我服事祂。可是我不希望讓別人來催促我，也不願意勉強自己。於是神給我話說：「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，祂就必成全。」（詩三十七：5）

在我內心深處有很大的喜樂，因為知道神要親自成全這事。我把那個經節寫在每天上班要坐的木椅子上，我看了不知多少遍。每一次看，都為「祂必成全」這句話而興奮。漸漸地，環境似乎愈來愈不可能。但在心裡面我知道這件事已經交給主了，祂必成全。

經過了好幾年，神終於成全了。祂作得那麼美好，完全是照著祂的方法。但如果我先勉強自己，或是聽別人的催促，或是憂慮，則事情的經過就不會那麼完美了。

我很喜歡神所說的「必」這個字。祂說：「他們必得痊癒。」我為何還疑惑呢？那只會延長我的痛苦和爭戰而已。聖經說：「無論求什麼，就必得著。」我為何不接受呢？

耶穌在自己的家鄉不能行什麼神蹟，因為他們不信。說來也很奇怪。那些人聽見他在迦百農所行的，就說：「回到家鄉來行同樣的神蹟吧。」但他行不出來，因為他們的出發點不是信心，而是邪僻。他們想看神蹟，卻不要榮耀耶穌基督。他們說：「他只是個木匠的兒子。」他們沒有完全信任祂，所以祂什麼都不能作。

事實就是如此：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悅。信心就是要超越過各樣的環境和一切的不可能，因為神是得勝的，耶穌基督已經打勝仗了。「神的應許，不論有多少，在基督裏都是是的，也都是實在的。」（林後一：20）這個教訓在新約中已經講得太清楚了。

「律法既因肉體軟弱，有所不能行」而這就是魔鬼常常攻擊我們的地方。我們看自己的肉體，就說：「也許我那時候作錯了，也許我根本不會相信。也許，也許。」這就是疑惑。每次我們這樣疑惑和憂慮，就是在偷竊祂的能力、尊貴和榮耀。

我應該怕憂慮如同怕其他的罪一樣，也許應該更怕一點才對。這是一個容易纏累我們的罪（來十二：1）。我們實在不知道自己這個人是多麼充滿著不信。它已經滲透到每一個細胞。只有當試驗臨到，我們才會曉得。然而神的話幫助我們說，耶穌是信心的創始者，而祂在聖經中所說的話應該叫我不能不信任神，相信神要成就每一個應許。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

我需要操練信心。每次我面臨考驗，不論有多大，都記住神允許這個考驗臨到，目的是要我找到出路。這出路就是耶穌自己。但如果我們為自己找到別的路，則神的目的

就錯過了，我們也不會榮耀神。聖經已經很清楚地講明說，神要我們倚靠祂。

使徒彼得告訴我們說，神藉著耶穌基督復活重生了我們，是要我們得著那不會朽壞、不會玷污也不會衰殘的產業。祂已經從死裡復活，光這一點就已經夠奇妙的了。而我想到祂復活是為我，神為了我叫祂復活，使祂成為我的救主、我的醫生、我的救贖主和我的一切的一切，這不是非常地奇妙嗎？

神必須叫基督從死裡復活。基督必須受苦並進入榮耀裡。而現在祂必須向我們這信的人顯出祂莫大的能力來。聖經說祂要作王，沒有說祂要失敗。當我們去天堂的時候，祂永遠不會說：「哦！在那次特別的環境中，在你那次經過的大試煉中，我幫不上忙，因為我實在無能為力。」不會，祂永遠不會說那樣的話，祂永遠有辦法。

使徒彼得接著又遇到「百般的試煉」。他說這些試煉是必須有的。為什麼呢？不是要叫我們失敗，乃是要叫我們的信心被試驗後，「就比那被火試驗，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，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，得著稱讚、榮耀，尊貴。」（彼前一：7）當金子在火中熬煉時，會感覺到熱度，那極高的溫度，但不會被燒掉。

火只能使它純淨。照樣我的信心在火般的試煉中不會失敗，也不會被燒掉。

如果我們仔細研究聖經中有關信心的經節，就會得到很大的幫助。我們會發現信心就是完全地倚靠主耶穌基督，而不是看我們能不能相信，也不是倚靠自己的聖潔、能力和想法。只要相信，神已經叫基督從死裡復活的事實。

基督還活著嗎？是的！祂就是生命。祂就是道路。祂在這裡！祂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嗎？當然是！祂現在願意像從前那樣向人顯現嗎？是的，更加願意！

祂說：「我要往我的父，也是你們的父那裏去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奉我的名，無論向父求什麼，就必得著。」在試驗中帶著此種信心與耶穌同行，就必有大喜樂。反之，若存著疑惑不定的心，就必遭受大苦難。神要從你裡面把所有的疑惑拔掉。

信心是從神的話來的。神的話是絕對的，也是確實的。「你的話永遠安定在天！」若我晝夜思想，它就會在我裡面產生信心來。

這也是神國的開始。一個人出去撒種，很不幸地，種子好幾次都落在堅硬的土壤上，不然就落到長滿荊棘的心田裡。何為荊棘？祂說：「今生的思慮。」（太十三：22）就是使你掛慮的那些東西把道擠住了。我必須丟掉那些東西。

神在我身上的一個大得勝就是把荊棘拿掉。我剛信主的時候很會憂慮，不但為身體，也為靈性憂慮。這使得我很小心地過日子，但也因此負荷著一大堆掛慮。可是當神將耶穌基督顯給我看時，我就安息了。那是很奇妙的經歷。

誰能進入安息？如何進入安息？希伯來書四章三節說：「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，得以進入那安息。」相信什麼？相信神所已經作成的。

當以賽亞來見希西家王，說：「主耶和華如此說，你必要死。」他應該死心才對，可是他不。希西家經歷過他的神，所以他不死心。

他禱告以後，那位曾經宣判死亡的神就宣判了生命。這太奇妙！然而這個宣判還需要經過考驗，神說：「三天以後，你必要痊癒。」

希西家說：「我要一個預兆。」神就給他。

你我今日也有一個預兆。是什麼呢？就是神兒子的復活。就是神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的大能，使祂從死裡復活，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，遠超過一切執政的、掌權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，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。又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（弗一：20~22）。

感謝神！祂是頭，我只是個小小的肢體，為何我不更多地信任祂呢？

我們所以會失敗，就是因為自己去選擇那比較容易走的道路。我們找醫生、上醫院、去藥房。有一次半夜兩點有人打電話來，說：「我太太病得很嚴重，請你過來為她禱告，好嗎？因為這麼晚了，叫不到醫生，藥房也都關門了。」所以在這種時刻，一個五旬節的傳道人勉強派得上用場！

哦！一定要找到神並尊重祂！亞伯拉罕一生榮耀了神。他因著信就不軟弱，反而愈加剛強。試煉愈久，他愈被熬煉，就愈抓住神的應許，他的信心也愈加堅固。這就是真實信心的表號。信心是在試煉中增長的。在軟弱中，我們因著信得以剛強。信心的英雄是在爭戰中才變得勇猛。

我們這個人被試煉、受熬煉都有一個目的，就是要使我們得到真實的信心，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同得基業（西一：12）。但我們常常輕看信心，不明白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悅。

就是藉著信，我們披上主耶穌基督，不為自己的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。神容許我們受試驗，不只是給我們得勝的機會，也是給耶穌基督一個得勝的機會。藉此祂能向全世界證明祂是無所不能、信實可靠、永不改變的。

神就是要向全世界證明這件事。祂如何證明？就是藉著相信祂話語的兒女們。

2、信心的難題

摘自 *Destined for the Throne*

耶穌對他說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（可九：23）

要提到一個活的、毫無疑惑的信心，實在是個問題。有很多具有深度靈修習慣，又過著一個敬虔禱告、代求生活的人，對他們是否已經得勝，從未有十足的把握；因為他們的信心似乎是虛幻、捉摸不定，又常摻雜著疑惑。很多基督徒被這個麻煩困擾。很多極具組織的禱告計劃，因著沒有達到一個獲勝的信心，以致它的功能都癱瘓了。只有很少的人知道，如何去得著並操練這偉大的信心。許多禱告的努力都在挫折與失敗中被牽制了。到底這個困難當怎樣克服呢？

我們已經有了許多關於禱告的教導，但是到目前為止，只有很少提到讚美。然而在聖經裏，卻是對讚美的強調超過禱告。聖經說，整個的宇宙，不論是有生命或無生命的，都一起組成了一個偉大的唱詩班，向著造物主歌頌。請特別注意詩篇一百四十八至一百五十篇。詩篇一百四十五篇第節這樣說：「你一切所造的，都要稱謝你」讚美是天使們最高的事奉。天堂是一首偉大的詠誦曲。基路伯和撒拉弗不住地敬拜祂。「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，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，他們晝夜不住地說：『聖哉！聖哉！聖哉！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。』」（啟四：8）「我又看見且聽見，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，有許多天使的聲音，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，大聲說：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、豐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貴、榮耀、頌讚的。」（啟五：11~12）「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、眾水的聲音、大雷的聲音，說：哈利路亞！因為主我們的神，全能者作王了。」（啟十九：6）當然，這種佔據了天堂所有的時間和精力的活動，一定是地上生活最恰當的楷模了。

因著某些原因，教會多半都低估了讚美的重要性。很多人有一種觀念，認為讚美是一項很美的藝術而已，但是沒什麼實際的價值。然而，如果讚美是天使們最高的職分，它必定根於某些原因的。倘若天堂認為，一直要有一個讚美的詩班，保持晝夜不住圍繞著寶座頌讚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（啟四：8），那麼它一定極具它的功能。難道神會在天堂裏一直忍受著一項毫無用處、毫無理性的活動與工作嗎？所以，我們應當查考一下，讚美的某些實用的功能。

如果天使天軍最高的功能是讚美，那麼很合理地，人的靈最高的功能也該是讚美。一切受造者最崇高的目標，就是愈來愈肖似神那無限慈愛的性格。這是至終至善之境：最偉大的良善，最高的快樂，絕妙的喜悅，至極的狂喜與最銷魂的歡暢。正如對神的敵對、仇視、咒詛會加添、增長人靈性中最可憎、可惡與卑賤的性質；同樣地，來向著無限慈愛的神敬拜與讚美，能在人的內在中操練、加強、增長那最崇高、卓越而神聖的性質。因此，當一個人敬拜與讚美的時候，他是繼續一步一步地被改變著，從榮耀進入榮耀，變成無限喜樂神的形像。這個過程可望是永遠持續著。因此，讚美乃是最有益的事奉與活動，能讓神彰顯出宇宙最崇高的目標。「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。」

近幾年來，信徒中精神健康的問題，漸受重視。世界調查顯示，醫院裏半數以上的病床，都是被精神與神經錯亂的犧牲者佔用。為了解決這些困難，大規模心理治療的機構被建立起來，精神醫師也增加。我相信，若使用大量的個人或團體的讚美計劃，一定可以使無數的精神醫師失業，並解散許多精神治療的機構。我們所有精神和神經錯亂的

癥結是過份被自己佔據，也就是以自己為中心。當一個人的人格都是朝向他自己，以自我為本位的時候，它就瓦解了。過度地自我中心，會產生自我防衛、仇視與侵略性的反社會行為。心理學家說，這就是精神病的徵兆，需要治療了。一個人把自己作為中心，就是在自我毀滅。耶穌堅持祂的原則，祂說：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，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」（路九：24）

讚美是偉大的價值之一就是：它除去了自我中心。敬拜神、讚美神需要把中心從自己轉到神身上。一個人讚美時，就不得不放下自己，當讚美成了一種生活方式，那無限慈愛的神就成為敬拜的中心，而不是這破產的自己為中心了。於是人格就得以適當的組合，而消除了緊張與壓力，帶來心智的健全。讚美會使我們忘掉自己——忘掉自己，就是健康。

一個人也許可以去看心理醫生，一小時付七十五元美金來傾聽他，好像看起來很智慧，等到離開以後更虛空，一點也未好轉。但是一個已重生的信徒，正當忍受著沮喪，或其他情愛的重壓，而轉向這位無限慈愛、全智的神，把自己獻予殷勤的敬拜和讚美時，一道醫治的過程就展開了。讚美乃是遠遠超過一個徒具外表的宗教儀式而已。它是一項最實際、最值得的操練。

這個原則也可以最快樂地應用在家庭中，當家庭在壓力、緊張底下而面臨分裂危機的時候，沒有什麼能像讚美那樣可驅逐自憐、自衛與敵視。讚美與家庭仇視是完全不相容的。一個人不能又讚美又憤怒，讚美與激怒是不能並存的。一個大力推動個人要多讚美的計劃，將會使婚姻輔導顯得多餘，也可以大大地消除離婚法庭的重荷。

關於讚美為何是如此非比尋常地重要，還有另外的原因。神的話為何有那麼多的篇幅提到讚美超過禱告，有一個原因是，撒但懼怕讚美超過禱告。這是非常榮耀地記載於歷代志下二十章。當摩押、亞捫和西珥山居民的盟軍前來圍攻猶大王約沙法向他宣戰時，他立即召聚全國百姓悔改、禁食、禱告。人民由全國各地趕來，聚集在耶路撒冷，舉行盛大的禱告會。結果神透過先知雅哈悉，向約沙法和百姓保證，他們將不經由戰爭而贏得勝利。在二十至二十二節記載著：「次日清早眾人起來，往提哥亞的曠野去，出去的時候，約沙法站著說，猶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哪，要聽我說，信耶和華你們的神，就必立穩，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。約沙法既與民商議了，就設立歌唱的人，頌讚耶和華，使他們穿上聖潔的禮服，走在軍前讚美耶和華，說：當稱謝耶和華，因祂的慈愛永遠長存。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，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那來攻擊猶太人的亞捫人、摩押人、和西珥山人，他們就被打敗了。」

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，讚美如此地奏效？因為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，是看不見的靈界中的爭戰。既然猶大是彌賽亞的國度，撒但早已激起、煽動諸國的盟軍來毀滅猶大

竭力要攔阻彌賽亞的降臨。但是約沙法禱告與讚美的行動，施予敵軍的摧毀力，遠超過一支武裝軍隊。因著全國性禁食與禱告的托住，那詩班的讚美與主的伏兵便厲害地摧毀了敵軍，並使邪靈進入他們當中擾亂他們，使仇敵潰散、昏迷、癲狂，落入不清醒、歇斯底里，而不能自制的驚恐中。他們開始自相殘殺，徹底地殲滅己軍，以致整個充滿敵意的軍隊都「同歸於盡」了。

麥凱師母，在她那本小書「將祂的榮耀發明」裏，提醒我們注意聖經中的一些經文，說到神的居所是在「基路伯的中間」（詩八十：1；九十九：1；賽三十七：16）。這幾處

經文都提到基路伯遮著約櫃。這些基路伯只是在地上對天上真實的反映。它們乃是表徵那些在天上的基路伯，圍繞至高者的寶座，晝夜不停地說：「聖哉！聖哉！聖哉！主神全能者。」讚美和祂的同在有相互的關連。雖然神是無所不在，但祂並非在每處都受熱烈的歡迎。哪裏有歡樂的讚美，那裏祂就能施展大能與恩惠。詩篇二十二篇第三節告訴我們，神「居住在祂百姓的讚美當中」。這意思是，無論哪裏有崇拜、尊崇，蒙悅納的稱頌與讚美，那裏祂就與他們合一，公開地彰顯祂的同在。而祂的同在就驅逐撒但。在神聖的同在中，撒但無法作工。人們已經很多年認識讚美的能力，卻沒有充分地了解認識為何如此，前所述的不就是一個解釋嗎？不就是一個足夠說服人來讚美的理由嗎？總而言之，撒但忌諱讚美，因此，那裏有大量、充分、得勝的讚美，撒但就癱瘓，被網綁而被驅逐了。

因此，勝利信心的秘訣就是讚美。雅各說：「務要抵擋魔鬼，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。」（雅四：7）既然讚美能夠產生讓神聖同在居留的氣氛，它便是抵擋撒但和牠攻擊的最有效的盾牌。因為讚美是撒但最恨惡、害怕的，它就是在與牠爭戰中，最有力的防衛，最犀利的武器。所以，讚美保證禱告中的勝利，因為它勝過了在禱告戰鬥中最大的頑敵——撒但。

勝利的讚美不只是偶然或間發性的讚美，隨著情緒和環境的波動的讚美，它乃是連續地讚美。讚美祂的話必常在我口中。」（詩三十四：1）「如此住在你殿中的，便為有福，他們仍要讚美你。」（詩八十四：4）在天堂裏讚美是如此地重要，以致有一等受造之物特別被設立來專司此職（啟四：8——四活物）。神曾賜給大衛王一個特別的啟示，顯示讚美在地上的重要與能力。他照著天上的樣式，分別設立了一個四千名利未人的隊伍，全職來讚美神（代上二十三：5）。他們不做別的。大衛王離世前所辦的最後一件公事，就是擬定了一個正式讚美的體制。每日早晚，這一隊四千名利未人獻上他們的事奉。「每日早晚，站立稱謝讚美耶和華。」（代上二十三：30）令教會羞愧而失望的是：聖經裏所提到的這種多方讚美的重要性，竟普遍地被忽略了。

為了能獲得最大的成效，讚美應該是大量的、連續的，成為一個固定的習慣，一項全時間的工作，一個殷勤實踐的使命，一個全部生活方式。詩篇五十七篇第節強調這個原則：「神啊！我心堅定，我心堅定，我要唱詩，我要歌頌。」這是一個經過思量，經過考慮後的讚美的習慣。「我心堅定」，這種讚美比一個暫時的悅耳之音更深。當大衛寫這首詩時，他正受掃羅的追逼而流亡在外。他的讚美乃是根據原則，而非衝動。它不是基於環境的波動，或一時情感的狀態。這種讚美乃是像經緯線般刺透、滲入他這個人的全部。這種讚美已成為一個全時間的工作，反映天堂那連續不止息的讚美樣式。

「凡事讚美」——這個命令不是很容易做到的，因為這不是自發性的。在亨通時讚美沒有困難；當環境看來順意時，讚美不難，很自然會為著「好」事情來讚美。在成功、興旺、健康、出名的時候，感謝而歡樂是很普遍的。但是大衛是在他身陷危難的時候讚美。使徒保羅說：「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謝父神。」（弗五：20）那麼，這一定是包括了那些痛苦、降卑，甚至是不幸的事情了。

激發這樣不住讚美的一個極明顯的真理，就是神本身那正直完全的性格。如果撒但的陰謀得逞，把至高者推下寶座，全然的自私就代替了全然的慈愛，坐在宇宙的寶座上。如果撒但得勝了，所有的生靈都要在那全然殘害者的爪牙下乞憐，地獄就沒有邊界，整個宇宙都成地獄了。然而，讚美神，撒但失敗了。今天，「在宇宙的中心，有一顆慈心。」

「是一隻被釘的手，在推動著人類歷史的巨輪，在塑造著每一個生命的生活環境。」正如大衛在詩篇三十一篇節所說的：「我終身的事在你手中。」因為全然的愛是至高者，一切被祂所擁抱著的，都被保守得極其平安，且「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」（約壹五：18）。沒有一件最惡的事能害到一個神的孩子，因為全然的愛在行作萬事，把不論「惡」或「善」的事，都成為祂所愛者最終極的益處。這包括了那似乎是最壞的事情，連那信靠神的孩子所犯的錯誤，也包括在內。

一個人怎樣才能獻上這種讚美呢？希伯來書十三章十五節告訴我們秘訣：「我們應當靠著耶穌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，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」「頌讚為祭」是什麼意思？一個祭物需要死亡。在舊約的禮儀中，有一頭牲畜被宰殺了。然而在一個「讚美的祭」中，是一個人的自我被宰殺。一個人必須犧牲他自己的判斷、他自己的意見、他自己關於「對」與「錯」的看法，而「常常為一切的事情來讚美神」，包括「好的」、「壞的」，和「不相關的」。「嘴唇的果子」這意思是，讚美的祭只有等到它被表達出來，才能夠完全。

幾乎每一個人都曾經或正是他所處的環境的犧牲品。就是那些根據他自己的判斷，看來似乎是不幸、悲劇，甚至多災多難的處境。那些看來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情況，在人看實在不可能從其中得著什麼益處，然而，就是在這個時候，一個人才該獻上「頌讚的祭」。一個人能獻上「讚美的祭」的惟一時刻，是當一切事情似乎都錯了的時候，因為只有在這個時候，他被呼召來向他自己的意見、選擇和判斷死。

在獻上「讚美的祭」時，人就是在握住一個信心，相信神是慈愛而崇高的，這信心能使他：「休息，知道祂是神。」（詩四十六：10）這個信心知道在全宇宙中，沒有一件事是隨便的，都在神的掌管中，它知道撒但永不能逃出神的手掌，因為神是無所不知的。這個信心確定：既然神是至高者，祂的神智足夠勝過撒但，不只在某些方面，乃是在一切撒但的惡謀所設計的危險中，和牠陰謀所造成的各樣窘境裏。

既然任何情況中一切的「惡」，都導因於撒但的活動與攪擾，而既然牠對讚美有忌諱，因此，那得勝、凱旋、大量的讚美能把牠驅逐，正如牠被天堂驅逐一般。當撒但被驅逐，邪惡就消失了。即使環境沒有改變，但是邪惡已被挪去。它的毒牙被拔除，它的毒液被抽出。認為「讚美總能改變環境」的觀念是錯誤的，它也許不常能改變環境，但是它必能改變人。既然一切困難的根由，都是這個尚未奉獻的自己，內在的改變也許較環境的改變更重要。所以在獻上「讚美之祭」的當中，一個人就接受了他的環境，沒有什麼，只有「益處」能臨到神孩子的身上，不論在外表看來是何等的「邪惡」。一個能持續讚美的生活，其最大的根基，乃在於知道：「萬事」，包括那很明顯「糟糕」的事，都真正地在為一個人的益處效力著。

賈艾美女士曾說，一件事或一個環境的永恆本質，不是這件事的本身，乃是在於一個人對它的反應，會在他的性格中，產生一個永遠道德和屬靈的影響。撒但企圖藉著苦難使一個人離開神，使他坐下一直審判祂，質問祂的動機、祂的良善與公義。撒但會污蔑神，欺騙人說，祂是苦待人，如果祂真正全然的良善、有能，祂絕不會容讓這些傷痛與不幸，臨到祂任何一個孩子的身上。

當人聽信牠，接受撒但的謊言而開始疑惑，控告神的不忠實與背信，他就開始抵擋神，他的性格就開始腐化。這是撒但的目的，若牠得逞，牠就贏了。

然而，當一個人讓這些不幸、災難或傷痛，驅使他歸向神，效果就相反了。若承認這些看來似乎是不幸的事，乃是從這位全智、全愛、全能的神手中接受，知道祂總是使萬事來為祂所愛的人效力，而讚美祂時，就沒有一件邪惡能臨到祂孩子身上了。這種反應為能在性格中，加強、堅固那一切最優秀、最像神的品質。有這樣的反應，神的目的就達到，撒但就失敗了。災禍反而使一個人在信心、膽量和認識神方面更堅強了。這就是為什麼有一位因患毒瘤而被帶回到神面前的婦人，能如此勝利地說：「我因著癌症，得到了豐富的祝福。」這也詮釋了麥凱倫的論調：「不要浪費你的悲傷。」和倪柝聲弟兄的主張：一個人絕不能從神學到新的東西，除非他經過苦難。

這位神 祂能除去一切的「壞事」，即使是祂回頭的孩子所犯的錯誤與罪。藉著祂神聖恩典的煉金術，祂改變它們，使它們能反擊撒但，並增長聖徒的品性，加添神的榮耀 真是配受不住稱頌的。這樣的一位神，實在配得我們來順服這個命令：「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謝父神。」（弗五：20）

病痛經過祂祝福，就成我們的益處，
祂未祝福的好處，反成我們的災禍。
一切看來最錯誤的事，若是祂美意，
就對我們都是好的。

這就是信心的根基 沒有一件「壞事」能臨到一位信靠神的孩子身上（詩九十一：
10 禍患必不臨到你，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。）

麥考夫人曾下結論說：感謝與讚美是在每一個勝利的禱告中最大的攔阻，當牠被捆绑、被驅逐，答案就不遲延地來臨。畢竟勝利的禱告就是勝過撒但對神旨意的反對。禱告未能獲勝，是因為缺少了一個因素 勝利的信心。信心未能獲勝，是因為缺少了一個因素 讚美 不斷的、有目標的、積極的讚美。讚美是禱告的最高形式，因為它以信心聯合了祈求。讚美是信心的火花塞，是使信心飛躍的動力，使它飛躍的動力，使它飛越過那致死有毒的疑惑氣圈。讚美是一帖漂白劑，能淨化信心，把心靈的疑惑污點滌去。禱告蒙應允的秘訣是毫無疑惑的信心（可十一：23）。而信心不疑惑的秘訣就是讚美 持續、大量、勝利的讚美。讚美乃成為一種生活的方式。這讚美的功效，就是剷除了不信的攔阻而成為禱告獲勝的秘方了。

3、懷念林教士 劉念群弟兄

自從一九九一年林教士退休返美後，她仍然不時來信給我及內人表示關心並保持聯繫。

一九九三年三月，我也從我服務的公司退休下來，不久我們全家即移民至溫哥華定居，溫哥華距林教士居住的地方也不近，雖然一直想去看望她，但都沒有機會，只偶然以電話聯絡互通音信。直至二〇〇二年夏，我們在紐約大女兒家做客，遂決定去維州看望她，我們乘灰狗長途巴士行駛四個半小時才到達維州佛瑞茲堡，又乘計程車找到林教士所住的公寓。光陰荏苒，闊別不覺已逾十年，老教士已年近九十，精神雖然仍保持旺盛，然身體已顯衰弱，不過她的居室仍保持著清潔整齊，有條不紊，令人欽佩。

翌年十月（二〇〇三年），我們再次去紐約，正思想再去看望她時，突然接到魏牧師的電話，告訴我林教士已於十月五日被主接去，要我代表溫哥華錫安堂教會參加她的追思禮拜。於是我商請女婿亞倫開車送我們一程，大女兒曉芳建議全家一齊去，於是我們四個大人，加上三個小孩於十月六日，由女婿開車沿九十五號公路於傍晚抵達佛瑞茲堡，參加於當日晚上舉行的追思禮拜。聚會中充滿了懷念之情，但也滿有主的同在，她，林教士——主忠心的使女如今安息主懷。

第二天一早我們就要趕回紐約，途中腦海中掀起許多回憶：

一九八〇年元月二十日，我們全家五口在溝子口教堂受浸，那時教會在二位老教士的帶領下非常復興，大家都一心追趕，專心追求，我與內人也受益匪淺，不單在屬靈方面，就在服事方面也有所學習，不久我擔任教會董事會的董事，內人在做主日學老師，都直接受教於她們二位老教士。

自從一九八六年榮教士被主接去後，於是教會聖工就落在林教士與貝教士的身上。記得有一次於公館週三晚查經聚會中，林教士主持聚會，我們照常熱心唱詩、讚美、安靜等候主，一段時間後，通常負責交通的弟兄，就要開始交通聖經，但那晚不知何故，沒有人交通，講員臨時趕不到。這時林教士突然要我上台交通，我雖感意外，但知道教士的指定不是出於隨便，一定是經過聖靈的感動，雖然事前沒有什麼準備，我仍然順服站上講台，在聖靈的感動下開始作見證，感謝主！不知何故，平時我這個拙舌笨口的人，一時居然不費力氣的暢所欲言，像活水一樣的話語從口中湧流出來，聖靈在聚會中大大釋放了我們。

小兒昱初讀國中時，正逢台灣興起一種風氣，家長送孩子赴美國讀書成為小留學生，因我在美國軍校受訓中的一位同學，也是主內弟兄表示願意接納昱初住宿在他家裡，因此打動我們決定也送昱初去讀，但如何進入美國，卻必須獲得簽證，我們貿然委托一家旅行社辦理，他們聲稱有辦法拿到經第三國進入美國的簽證。我們信以為真，結果卻被拒絕，不能進入美國，而且在台灣美國在台協會也留下不良記錄，影響昱初以後進美國的簽證。林教士得悉後，挺身而出，主動向在台協會交涉，洗刷了小兒的污點，挪去不良記錄。

一九八九年十月，昱初準備入伍當兵，全家計劃出外旅行一趟。選定乘飛機赴花蓮

一遊，可是在購票前，突然接到林教士的電話，要我參加臨時董事會，因此出發搭機時間只好延後一日，沒想到我們原先準備搭乘的華航班機於花蓮撞山失事，林教士的一通電話，救了我們全家。

我們每次遇到什麼困難，總是請教士為我們代禱，而主真是垂聽禱告的神，有一次我服務的公司面臨大裁員，而我也是在被裁之列，我就把此事交通給林教士。她馬上告訴我不必害怕，一切都在主的手中，我們只要仰望祂，什麼都不必說，只管安靜等候在祂跟前即可。結果真是奇妙，老闆居然把我的名字從被裁的名單中除去，並且告訴我公司需要我，我可以安心的做下去。

如今我們敬愛的教士，和她親密同工榮教士同在天上服事她們所渴慕的主耶穌，想必是好得無比的，有那麼一日，我們大家也都要聚集在那兒，而且與主、聖徒們、教士們生活在一起，那是何等歡喜快樂啊。

4、神奇妙的引導

董呂素俠

回想四十八年前，即民國四十五年之時。當我弟兄董修民還在政大念研究所之時，他便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認識了林教士。有一日弟兄散步，無意間發現木柵文山教會中有一位西國傳教士在領英文查經，那就是錫安堂的林教士。我們知道以後她再也沒去那間教會了。好似神特別的安排，使弟兄接觸到錫安堂神的使女。後來弟兄帶她去宜蘭國語禮拜堂證道，弟兄翻譯。那時我家住宜蘭，國語禮拜堂是從我家開始，我們所服事的教會。我第一次見到林教士，並聽聞另外有一位她的屬靈同伴榮教士。民國四十七年我家遷至板橋，我便由弟兄介紹，專程至溝子口拜訪兩位教士。四十九年間我家遷至木柵政大後，便全家投入了錫安堂這個大家庭中。實在是神奇妙的恩典。祂眷顧了我們，我要永遠感謝讚美祂。（詩篇七十八：72 祂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）

林教士特別喜愛孩子，在路邊遇到小朋友，她都要跟他們講講話，她服事兒童工作非常有經驗，民國五十年我們開始了第一次的兒童夏令會，在淡江中學舉行。此後，每年夏令營孩子越來越多，不得不分兩個梯次，她和白教士、傅姊妹以及主日學女老師們負責第一梯次（女生組），戴教士和我以及男老師們負責第二梯次（男生組），好幾年都在伯大尼育幼院舉行。感謝主，在林教士領導之下，孩子們渴慕追求主，被聖靈充滿。行為改變，有榮耀的見證。數十年來，無數的孩子們在錫安堂中漸漸成長，如今許多都成為老師，由林教士所帶下屬靈的生命，傳承下去，何等美好。我多年與她同工，向她學習，也蒙受了許多主在她身上的恩澤。感謝主，將這兩位祂的使女帶來台灣，把她們大半生獻給了台灣，造就了多少神的兒女。我的全家，孩子們、孫子孫女都從主日學長大，使他們終身受益無窮，我們衷心懷念她，更要效法她忠心的跟隨主，愛主、事奉主到底。